

十年前,我还读高中时,就在妈妈影响下迷上了《红楼梦》。十年后,我已成了高中语文老师,却还是没能从那一场华美至极却也悲凄至极的大梦中走出来,常被好友讥为“红楼梦里人”。

其实我是担待不起“红楼梦里人”这个称谓的,自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问世以来,真正称得上“红楼梦里人”的,大概也只有王国维、胡适之、俞平伯、王闼闻、周汝昌、冯其庸等大家罢了,还有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陈晓旭也算一个。其他嗜红者,虽也有研红专著付梓,但并未能探得红楼真味。

然而我私心里还是希望早日解得红楼味,因此这几年到处寻访解红佳作,只可惜所见大多是旧瓶装新酒,翻来覆去还是重复大名鼎鼎的前辈旧作。此外出自一些所谓“草根红学家”的“宏论”倒也不少,但一翻便知要么走火入魔,要么胡诌八扯,令人大倒胃口。想我泱泱中华,爱红、读红、研红者众,其中肯定不乏解人,这些解人难道都不著书了吗?

当《〈红楼梦〉四十探》跃入眼帘时,正置身于一家小书店的我竟禁不住深吸了一口气。这长条形的小书,封面朴素,书名居于梅花之上,一旁是工笔黛玉,正若有所思。版式十分讲究,用纸是淡色轻型纸。书的作者王玉珍,其身份信息只在骆玉明先生所作的序中透露了一点,她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85级的学生,别的就一概不知了。

作者名牌大学科班出身,水平自然非一般“草根红学家”可比,然而书中未附简介,这般低调是不是有意藏拙呢?带着疑虑,我开启了一场“四十探”之旅,居然一发而不可收。那个周末的两天里,我全身心被这本书吸引,及至一口气读完,合上最后一页时,心里起了一丝不舍。而这种不舍,和这样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都已久违了。

读一本好书的幸福感,是实实在在的。我边读边感慨,作者怎么能写得这么好?但要让我说出究竟怎么好,又会踌躇无措,一来是因为如入群玉之府,不知该拾起哪一块;二来是因为这样的解红楼之作,只能以心印心,君若未曾读过,那就真的是“妙处难与君说”了。

话虽这样说,既然有幸与这本书有缘,还是应该将它的精彩绝伦归纳一下。

一是体系精密。全书名为“四十探”,实收44篇文章,前39篇为人物品评,后5篇则是杂论。其体系之精密,集中体现于人物品评的篇什组合上。人物品评是红学热点,前辈大家多是自宝、黛这两位主角写起,或者按人物出场顺序由甄士隐、贾雨村写起。王玉珍却另辟蹊径,从东府老仆焦大写起,自焦大而写到被他痛骂的东府主子贾敬,自贾敬而将东府的尤氏、贾蓉、惜春、贾蔷等人一一写来,中间夹了一个到东府赴宴而终至送命的贾瑞,接着转写东府的亲戚尤二姐、尤三姐。把东府交代清楚后,作者从贾母开始写荣国府,贾母之后即写她在荣国府当家的次子贾政,进而写贾政的妻子王夫人、嫡女元春、庶女探春、大儿媳李纨、二儿子贾宝玉。由贾宝玉而引出甄宝玉、林黛玉、贾环、史湘云、袭人、晴雯、鸳鸯、紫鹃、赵姨娘等人。此后转而聚焦于荣国府贾母的长子贾赦,但对他未设专篇,而是以其子贾琏为开端,进而写贾琏的妻子王熙凤、妹妹迎春、小妾平儿。在写完亦属荣国府中人的妙玉后,才引入荣国府的亲戚薛姨妈和其女宝钗、侄女宝琴、其儿子之小妾香菱。再之后写荣国府的远房亲戚刘姥姥,刘姥姥之后才写到贾家的所谓同宗贾雨村。最后还写了在贾府飘零的奴才们。像这样长幼亲疏各得其所、读来倍觉提纲挈领的结构安排,显然是作者苦心求索、反复推敲的结果,当系作者用以解红楼的锁钥,须倍加重视才好,若读时轻轻放过甚或浑然不觉,那就太可惜了。

二是立论别具慧眼。如在《贾氏子孙,有根无魂》一篇中,作者指出贾家众人只有祖宗荫庇所带来的富,而没有精神层面的贵,“就如同人缺了魂魄一样,虽然有架子,内囊却是虚的”,议论鞭辟入里,可谓一针见血。又如在《贾母心,海底针》一篇中,作者指出贾母对宝玉的溺爱其实也是有条件的,对黛玉更是曾经以“批驳说书”的方式给出过警告,读来振聋发聩。再如《风月场中的林黛玉》一篇,直指林黛玉始终生活在风月场中,进贾府后更是成了“来依附豪门求人生结果的”,读来虽令人为掣儿不甘,但平心再想时却又不能不认同此论实乃一语中的。

三是出语满怀悲悯。细品全书,便可想见作者不惟见解独到,而且宅心仁厚,对《红楼梦》中的所有人物都抱以深切之同情,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对向来被认为是反面人物的赵姨娘,作者将之冠以“贾府的反叛者”,为其辩解,并着重指出“贾政是喜欢赵姨娘的”,这就为世人理解赵姨娘这个人物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口。再比如对贾环这个又蠢又坏的“下流没脸的东西”,作者全力为之辩护,指出他原本并不是个坏小孩,只是成长环境太恶劣了,“放眼周围,谁是幼小的贾环的依靠和知己?偌大的贾府,贾环找不到一个温暖的怀抱”,像这样的出语,真可以称得上孔夫子所推重的温柔敦厚了。

实际上,《〈红楼梦〉四十探》可圈可点之处绝不仅仅限于以上三条,只是我心笨笔拙,就不再啰唆了。

作者简介:张迪,出版硕士,教师,文章散见于《教师报》《书屋》。



《红楼梦》四十探：另辟蹊径解红楼

张迪

《从老牛湾出发》：人们近旁的陌生世界

李直



《从老牛湾出发》是刘景侠的一部长诗。由于其不注重于叙事和抒情,不能界定其为叙事诗和抒情诗;似乎哲理的突显也不十分鲜明。可由于诗中的环境、背景、人物和事件都会给读者留下清晰的印象,称其为借鉴了小说文本特点的长诗比较恰当。

《从老牛湾出发》闪避了“写实”“记事”等一系列现实呈现的可能性,不着意于抒发情感渲染情绪,从文体和形制上实现了一种突破。长诗整体为汪洋恣肆铺排诗句,大有一泻千里一仰难尽之相。长诗的“长”,不仅是篇幅的定义,更是一种新型“诗体”的规定。长诗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阅读体验,似乎走近了一方绝对陌生的世界,只有用“置一方陌生的世界”借以实现对其创作艺术的简要认知。

诗歌大多是作者的一种精神性的表达。但是,在《从老牛湾出发》里却很难判定作者的精神本体架构和表达状貌。所以,极有必要探讨一下作者创作时的精神形态。

通读长诗之后方才察觉,作者是以一种“纯精神”的形态存在或者说运作的。这种形态,像极了“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也就是一种“飞升”之状,或者说在创作过程中,作者的精神游离了肉体,独立存在于时空中,所以才获取了“诗性”和“陌生”,甚至有点“魔幻”的韵味。作者在创作时完全绝缘了自己的知识、经历、认知等元素组成的“自我”,将一个全新的“自我”赋予了创作《从老牛湾出发》的笔。此时,这个未曾存在过的“自我”从天而降,使得作者得以从近处观察而且绝对不参与长诗创作。这个作者,才是《从老牛湾出发》作者的精神形态。

作者打造这样一个全新的精神的“自我”价值何在?长诗要传达的是一种永恒,这种永恒不是常规意义的“存在”,而是某一瞬间的持续性延展,也就是说人类心灵活动的某一秒,持续不断地接续呈现,一是时间的持续,二是空间上的连接,这是现实状态下无法完成的,所以作者才动用了如此胆略以完成此项壮举。

直觉意象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科学界,科学家用它来表达人类知觉无法抵达的领域。作者创作时引用这种方法,借以实现对人类精神某一活动方式的艺术呈现。长诗里的隐儿、聂元梓、罗文、姑祖奶、先祖以及明朝的皇姑都是从天而降,均没有实体,全以“纯精神”的形态来表现,陌生感相当强烈,因为在日常生活或极端情形下,无法感知到如此的状貌。隐儿要找到心目中的爱人,聂天梓也为这一目标愤然前行,在长诗的中间部位,划桨手罗文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人在现实人类无法接近的世界里渴望、寻找、快乐、忧愁。那么,他们的一切活动包括心灵活动,只能在作者的直觉意象里得以呈现。

艺术是拒绝理性的,诗歌亦然。作者打造的那个“自我”,在直觉意象这个特殊的领域里大展宏图,即使有黄河、老牛湾、悬棺这些具有现实性限制的概念的左右,也丝毫没有削弱意象的细节性表现和情节进展。诗里的几个人物,有时见到彼此,有时见到早已仙逝的祖辈或者历史人物,所有的场景、语言、行为及心理活动,均无法在现实中呈现,只有直觉和意象才能承载它们。

在长诗里,隐儿是曼妙女子,她在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包括意念中的最爱,聂元梓则怀揣玉簪遍行世界寻找可以戴它的头颅,这样的寻找在现实生活里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诗歌的直觉意象中却得以永恒存在。他们从老牛湾出发,从洮河出发,到处寻找,他们还进到坟墓和悬棺里,他们还与作古的先祖见面,这一系列行为全都历历在目切实可感,当然是精神性的切实与可感。

现实世界是最直接的知觉载体,人们认识人类的精神世界,总要通过现实世界的折射来探寻。所以,《从老牛湾出发》这种全部由精神组合而成的人类心灵活动,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或者说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

纯精神的人类个体,有点像“灵魂”,摒弃了人类所有的物质生活以及由物质活动引发的心理活动,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没有任何事物或条件对其进行限制。如此状貌的人类个体,从未在人类现实生活中出现过,也许也从未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展现过。如果偶有展现,也只是昙花一现惊鸿一瞥,瞬息即逝,无法形成具体真切的体验。但是,《从老牛湾出发》却把这些偶有展现的瞬间提纯并拼接,组合成场景、情节和事件,并在其中嵌入人类的高级心智活动,使其与人们常规生活的某些闪现对标,这些事件虚虚地联系了人类的日常经验并在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里热火朝天地发生发展,形成的阅读体验是人们从未经历过的。

这种阅读体验的意义,会引导人们疏离于琐屑平庸的日常生活,而进入“飞升”的特定环境,即提取了精神活动精华的瞬间并将其重组的世界,如同一个饥饿的人走进了无偿提供食品的饭店,一个衣不遮体的人遇上了夏天取单衣冬天取棉衣的一棵大树,直觉意象完成了这种超边界的满足。或者说可以说,所有的读者均在诗中见到了灵魂或自己的灵魂,见到了曾经渴望的已经有过短暂体验的一种境界。

《从老牛湾出发》是作者的一种文体实验,最大限度地剥离了现实以及与现实相连带要素,把人物、事件、情节、环境、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安置在与现实相对应的“真空”里,并以极强的带入感呈现人物的活动以及心理变化和情绪反应,使得诗歌里的一切安置在人们近旁的陌生世界,完成了现代人最急切地了解自身尤其自己所不知的那部分的急切愿望。

作者简介:李直,作家,著有《李直评那片土地》《庭院里的丁香树》《红记》等多部作品。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青島」
扫码关注